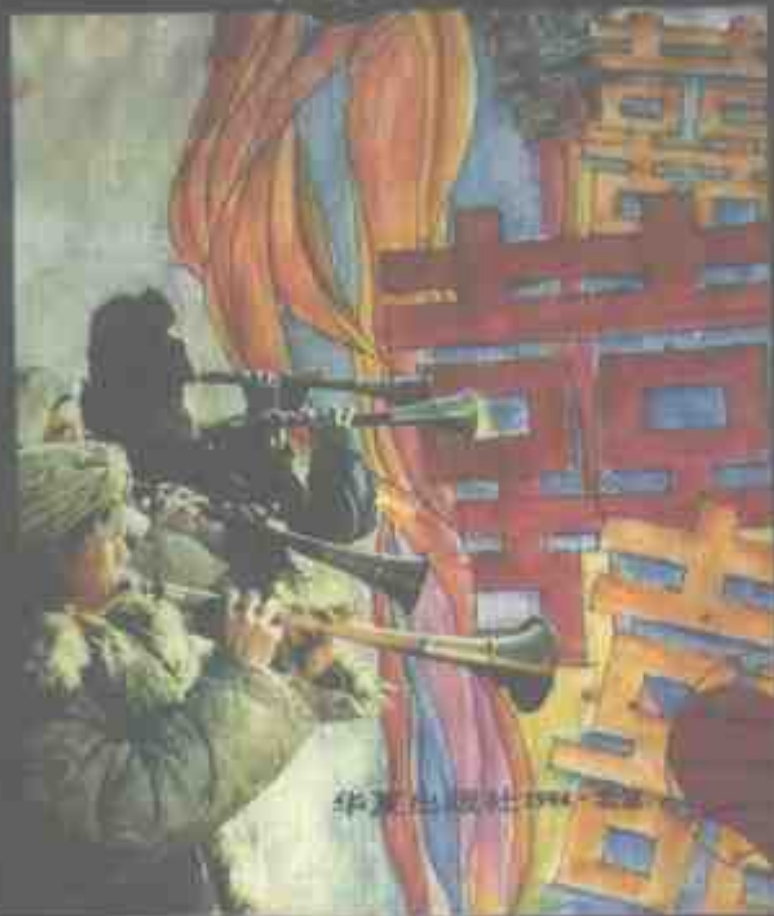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中国卷

妻妾成群

陈忠实 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4



妻妾成群



(京)新登字 045 号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中国卷

妻妾成群

蔡茂友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217千字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1—2000册

ISBN 7-5080-0359-4/I·366

定价:6.80元

出版前言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10种)是以婚恋为题材的中外中短篇小说名作选集,其中主要是变态婚恋小说。

婚姻恋爱是人生的重大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作家们不断表现和探索的一个领域。统观世界文学史,讴歌美好爱情、颂扬幸福婚姻家庭的名作固然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变态婚恋的题材也引起不少作家们的关注。所谓“变态婚恋”,系指婚姻恋爱中一切异常的、病态的、扭曲的心理和行为。时代的衍进,思潮的嬗变,风俗的演化,民族的文化机制,个人心理的隐微,都会在婚恋作品中聚焦,集中折射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编选这样一套世界范围的婚恋小说丛书,旨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窗口,欣赏作家的生花妙笔,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认识世界各国的世态人情,洞察人类心灵的内在奥秘,反思婚姻恋爱的成败得失,从而为走出婚恋误区,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目 录

五 魁	贾平凹(1)
天 荒	
——一个正常的人与一个异常的世界	
.....	麦天枢(51)
伏羲伏羲	刘 恒(119)
妻妾成群	苏 童(206)
生为女人	王浙滨(253)
后 记	(277)

五 魁

贾平凹

贾平凹，陕西丹凤人，生于公历 1952 年 2 月 21 日，毕业于西北大学，从事过 8 年文学编辑工作，现供职西安市文联。长篇小说《浮躁》曾获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中篇小说《腊月·正月》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满月儿》曾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散文集《爱的踪迹》曾获首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另，获各种报刊文学奖近 40 次。数篇(部)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及大学教材，9 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舞台剧拍摄和上演，在海外被翻译出版的有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各种选本及多本港台版。

迎亲的队伍一上路，狗子就咬起来，这畜类有人的激动，要撵了喷呐声从苟子坪到鸡公寨四十里长行中再不散去。有着力气，又健于奔跑的后生，以狗碍了腿脚为理由，总是放慢速度，直嚷着背负着的箱子、被褥、火盆架、独坐凳以及枕匣、灯檠、镜子，装了麦子的两个小瓷碗，使他们累坏了。“该歇歇吧！”就歇下来。做陪娘的麻脸王嫂说不得，多给五魁丢眼色，五魁便提醒世道混乱，山路上会有土匪哩，后生们偏放诞了勇敢，说土匪怕什么，不怕，拔了近旁秋季看护庄稼的茅棚上的木杆去吆喝打狗。狗子遂不再是一个两个，每一个沟岔里都有来加盟者，于亢昂的喷呐声中生发了疯狂，跃起细长黄瘦剪去了尾巴的身子在空中做弓状，或乍起腿来当众

撒尿，甚或有一对尾对尾勾结了长长久久地受活在一处了。于是就喊：“嗨，骚狗子！嗨，骚狗子！”喊狗子，眼睛却看着五魁背上的人。五魁脸也红了，脚步停住，却没有放下背上的人。

背上的人是不能在路上沾土的，五魁懂得规矩，愤愤地说：“掌柜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们当然不像五魁，”后生们说，“我们背的是死物，越背越沉。五魁有能耐你一个人快活走吧！”

五魁脸已是火炭，说“造孽哩，造孽哩”，但没办法，终是在前边的一块石头前将背褡靠着了。背褡一靠着，女人的身子明显地闪了一下，两只葱管似的手抓在他的肩上，五魁一身不自在，连脖子都一时僵硬了。

五魁明白，这些后生绝不是偷懒的痞子，往日的接亲，都是一路小跑着赶回去，恋那早备了的好烟吃，烈酒喝，今日如此全是为了他背着的那个女人的。

当一串鞭炮响过，苟子坪的老姚捏着烟迎他们在厅屋里吃酒，瞥见了里屋土炕上正坐了一位哭啼抹泪的女人，他们就全然没有嘻嘻哈哈的放浪了，因为那女人生就得十分美艳，为他们见所未见。一个贫穷的茅草屋里生养出个观音人来，实在是一个奇迹，立时感到他们来此接亲并不是为柳家的富豪所逼使出的苦力，而是一种赐予与恩赏了。世上的闺女在离开了父母的土炕将要去另一个作妇人的土炕时，都是要哭啼落泪，而这女人哭起来也是样子可爱。她的母亲和她的陪娘在劝说，拉下她的手，将粉重新敷在她的脸上，梳子蘸了香油再一次梳光了头发，五魁就看见了她歪在炕沿上，一条腿屈压在臀下，一条腿款款地斜横在炕沿板上，将绣花的小鞋就欲脱未脱地露出了脚跟的姿态。那一刻里，他觉得这女人是应该嫁到富豪的柳家去享福的，而且应该用八抬花轿来抬，但可借山高沟大，没有抬花轿的路可走，只得他五魁驮背了。

五魁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体格均匀，有大力气，被选作了驮

新娘的角色，以至从此成了专门职业。十年来，他几乎背驮了数十个新娘，他是知道了鸡公寨的各家媳妇重与轻，胖与瘦，甚至俊丑及香臭，但他从来还未背过这么美妙的女人的，他不明白在他走向炕边，背过身去，让那女人爬上背来，他竟是刷地出了一身微汗，以至于在女人已经双膝跪在了背搭上的毡垫还不知道，待到一声叫喝，姚家的人将朱砂红水抹在了他的脸上，他才清醒他是该出门走了。这一路都在后悔，他不能看见背上的人，背上的人却这么近的能看着他，该怎么在窃笑他那时的一副蠢相呢？

正是这女人被他背驮着了，挨在后边的抬着嫁妆的后生们，他们是完全可以一直不歇气地走到天边去，走到死去，也不觉劳累的。但是四十里山路轻易地到达实在不是他们的需要，后生们话才这么多，才这么兴奋，才这么故意寻借口拖延。在接亲的路上，做了新娘的虽是柳家的人了，但还不是真正的柳家人，他们的戏谑都不为过，若一经进了柳家，这女人就不是能轻易见得到的了。后生们如此，他五魁还能这么近地接触了她吗？

所以五魁也就把背搭靠在石头上歇起来。

八月的太阳十分明亮，山路上刮起悠悠的风，风前的鸟皱着乱毛地叫，五魁觉得一切很美，平生第一次喜欢起眼前起伏连绵的山和山顶上如绳纠缠的小路。如果有宽敞的官道，花轿抬了，或者彩马骑了，五魁最多也是抬嫁妆的一个。五魁几乎要唱一唱，但一张嘴，咧着白生生的牙笑了。麻脸陪娘走近来很焦急地看着他，又折身后去打开了陪箱的黄铜锁子，取出了里边的核桃和枣子分给后生们吃。这些吃物原本准备给接嫁人路上吃的，但通常是由接嫁人自己动手，现在则由陪娘来招待，大家就知道麻脸人的意思了。

“天是不早了呢！”陪娘说。

“误不了夜里入洞房的，”后生们要花嘴，“瞧这天气多好！”

“好天气……”

“哪还怕了土匪？”

“哪里怕了土匪！”陪娘不愿说不吉祥的话，“你们可以歇着，五魁才要累死了！”

“五魁才累不死的！”

五魁想，真的累不死。他就觉得好笑了，这些后生是在妒忌着他哩。当五魁一次一次作驮夫的差事，他们是使尽了嘲弄的，现在却羡慕不已了。他不知道背上的女人这阵在想着什么，一路上未听到说一句话，五魁没有真正实际的待过女人，揣测不出昨日的中午，在娘家的院子里被人用丝线绞着额上的汗毛开脸，这女人是何等的心情，在这一步近于一步地去作妇人的路上，又在作想了什么呢？隔着薄薄的衣服，五魁能感觉到女人的心在跳着，知道这女人是纯净的又有心计的人儿；多少女人在一路上要么偶尔地笑笑，要么一路地啼哭，她却全然没有，她一定也像陪娘一样着急吧，或者她是很会懂得自己的美丽，明白这些后生的心意，只是不言破罢了。

不言破这才是会做女人的女人。

她急吧，五魁想，那不妨就急急她。她急着，陪娘急着，在鸡公寨外的山口上等待着新人的柳家少爷更让他急着去吧。

老实坦诚的五魁这一时也有了一种戏谑的得意，若这么慢慢腾腾地走下去，一个晌午女人是不能吃喝和解手，使她因水火无情的缘故而憋得难受，于他和他的同类将是又怎么开心的事呢？一个将要在柳家的土炕上生活的妇人，五魁对于她的美的爱怜而生就出了自己的童身孤体的悲哀，就有了说不清的一种报复的念头了。

有了这一念头的五魁，立即又被自己的另一种思想消灭了：谁让自己是一个穷光蛋呢，不要说自己不能有这样的美人，连一个稍有人样的女人也不曾有，即使能得到这女人，有好吃的供她吗，有好穿的供她吗？什么马配什么鞍，什么树招什么鸟，这都是命运安排的。五魁，驮背一回这女人，已经是福分了，是满足了！于是，五魁对于后生们没休没止的磨蹭有些不满了。

“歇过了，快赶路吧！”他说。

后生们却在和陪娘耍嘴儿，他们虽然爱恋着那个可爱的新娘，但新娘的丽质使他们只能喜悦和兴奋，而这种丽质又使他们逼退了那一份轻狂和妄胆，只是拿半老徐娘的陪娘作乐。他们说陪娘的漂亮，拔了坡上的野花让她插在鬓角。五魁扭头瞧着快活了的麻脸陪娘也乐了。

是的，陪娘在以往的冷遇里受到了后生们的夸耀忘记了自己的本色，如此标致的新人偏要这个麻脸作她的陪娘，分明是新人以丑衬美的心计所在了。或许，这并不是新人的用意，而她实在是美不可言，才使陪娘的脸如此地不光洁吗？五魁觉得自己太幸福了，他离开了石头，兀自背着新人立在那里，看太阳的光下他与背上的人影子叠合，盼望着她能说一句：这样你会累的。新人没说。但他知道她心里会说的，他的之所以自讨苦吃，是要新人在以后的长长的日月里更能记忆着一个背驮过她的人。

天确实是不早了，但后生们仍在拖延着时间，似乎要待到如铜盆的太阳哐啷一声坠下山去才肯接嫁到家。戏弄了陪娘之后，又用木棒将勾连的狗子从中间抬过来，竟抬到五魁的面前，取笑着抹了朱砂红脸的五魁，来偷窥五魁背上的人面桃花。

五魁无奈扭身，背了新人碎步疾走。

这一幕背上的女人其实也看到了，一脸羞怯，假装眼盯在前面的五魁头顶的发旋上了。

五魁感觉到发旋部痒痒的。在一背起女人上路，他的发旋部就不正常，先是害怕虽然洗净了头，可会有虱子从衣领里爬上去吗？即便不会有虱子，而那个发旋并不是单旋，是双旋，男的双旋拆房卖砖，女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呢？到后来，发旋部有悠悠的风，不知是自己紧张的灵魂如烟一样从那里出了窍去，还是女人鼻息的微微热气，或者，是女人轻轻为他吹拂了，她是会看见自己头上湿漉漉的汗水，不能贸然地动手来揩，便来为他送股凉风的吧！

这般想着的五魁，幻觉起自己真成了一匹良马，只被主人用手抚了一下鬃毛，便抖开四蹄翻碟般地奔驰。后边的后生果然再不磨蹭，背了嫁妆快步追上，喷呐吹奏得更热烈。五魁还是走得飞快，脚步弹软若簧，在一起一跃中感受了女人也在背上起伏，两颗隐在衣服内的胖奶子正抵着他的后背，腾腾的将热量传递过来了。草丛里的蚂蚱纷纷从路边飞溅开去，却有一只蜜蜂紧追着他们。

“蜂，蜂！”女人突然地低声叫了。

蜜蜂正落在了五魁的发旋上。

听见女人的说话，五魁也放了大胆，并不腾出手来撵赶飞虫，喘着气说：“它是为你的香气来的。”但蜜蜂狠狠蜇了他，发旋部火辣辣的立时暴起一个包来。

“五魁，蜇了包了！你疼吗？”

“不疼！”五魁说。

女人终于用手指在口里蘸了唾沫涂在五魁的旋包上。

五魁永远要感激着那只蜜蜂了。蜜蜂是为女人的香气而来的，女人却把最好的液涂抹在了自己的头上！对于一个下人，一个接嫁的驮夫，她竟会有这般疼爱之心，这就是对五魁的奖赏，也使五魁消失了活人的自卑，同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邪念，倒希望在这路上突然地出现一群青面獠牙的土匪，他就再不必把这女人背到柳家去。就是背回柳家，也是为了逃避土匪而让他拐弯几条沟几面坡，走千山万水，直待他驮她驮够了，累得快要死去了。

是心之所想的结果，还是命中而定的缘分，苟子坪距鸡公寨仅剩下十五里的山道上，果然从乱草中跳出七八条白衣白裤的莽汉横在前面，麻脸陪娘尖锥锥叫起来：“白风寨！”

白风寨远鸡公寨六十里，原是一个下河人云集的大镇落。二十年前，从深山里迁来一对夫妇，妇人年纪已迈，丈夫却很精神，所带的四个孩子到了镇落，默默地开垦着山林中的几块挂田生活着。这

丈夫的脾气十分暴躁，经常严厉地殴打他的孩子，竟有一次三个孩子炒吃了做种子的黄豆，即用了吆牛的皮鞭抽打，皮鞭也一节一节抽断了。做母亲的闻讯赶来，突然破口大骂道：“你就这么狠心吗？他们是我的儿子，你也是我的儿子，你在他们面前逞什么威风？！”那丈夫听了妇人的话，立即呆了，遂即大声狂叫起来，一头撞死在栗子树上。消息传开，人们得知了这一对夫妇原是母子，他们就愤怒起来。这妇人为自己的失言而后悔，也为着自己失去的妇德和母德，虽然她说出了当年在深山这样做是为了能与野兽和阴雨荆棘的搏斗而生存下来的需要，但她还是被双腿缚上了一扇石磨，而脖子套上了绳索挂在栗子树干上。四个妇人的孩子也被抓来了三个，并在妇人没有咽气中被人们用榔头砸死。妇人就在同一瞬间死去了，于一个夜晚，身子同石磨的重量拉断了纤细的脖颈，掉入了树下的那个深渊，而头却依然在绳索里吊着如摇摆的铁钟……

那个走脱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终没有下落，二十年后的有一天，白风寨便有了一个年轻的枭雄唐景，他打败了官家，以此安营扎寨，演出了许多英武的故事。外边的世界里都在传说着这个枭雄正是往昔的妇人的最小儿子，他在别的村庄别的山寨里提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但在白风寨却大受拥戴，他并不骚扰这个寨以及寨之四周十数里地的所辖区任何人家，而任何官家任何别的匪家却不能动了这地区的一棵草或一颗石头。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匪胎，虽然也娶下了一位美貌的夫人，但他的服饰从来都是白的，也强令着他的部下以至那个夫人也四季着白色的衣裤。为了满足寨主的欢喜，居住在这个寨中的山民都崇尚起白色。于是，遭受了骚扰的别地方的人一见着一身着白的人就如撞见瘟神，最后连崇尚白色的白风寨的山民也皆视为十恶不赦的匪类了。

麻烦的陪娘看得一点没错，拦道的正是白风寨的人，他们不是寨中的山民，实实在在是唐景的部下。原本在山的另一条路口要截袭县城官家运往州城的税粮。但消息不确，苦等了一日未见踪影，

气急败坏地撒下来议论着白风寨近期的运气不佳全是死了压寨夫人的所致，痛惜着美貌的夫人什么都长得好，就是鼻梁上有一颗痣坏了她的声名。为什么平日荡秋千她能荡得与梁齐平而未失手，偏在七月十六日寨主的生日，那么多人聚集在大场上赛秋千，她竟要争那个第一呢？为什么在荡到与梁欲平的时候，众人一哇声叫好，她的宽大的丝绸裤子就断了系带脱溜下来，使在场的人都看见了不该看到的部位呢？寨主从不忌讳自己的杀人抢窃，当他把大批的粮食衣物分给寨中山民时告诉说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甚至会从裤裆中掏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讲明这是官府×××和豪富×××，但他却是不能允许在他的辖地有什么违了人伦的事体。他扬起枪来一个脆响击中了秋千上的夫人，血在蓝天上洒开，几乎把白云都要染红，美貌的夫人就从秋千上掉下来，他第一个走近去，将她的裤子为她穿好，系紧了裤带，又脱下自己的外衣再一次覆盖了夫人的下体后，因惯性还在摆动的秋千踏板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现在，他们停下来，挡住去路，或许是心情不好而听到欢乐的唢呐而觉愤怒，或许是看见了接亲的队伍抬背了花花绿绿的丰富的嫁妆而生出贪婪，他们决定要逞威风了。此一时的山岭，因地壳的变动岩石裸露把层次竖起，形成一块一块零乱的黑点，尘雾弥漫在山之沟壑，只将细路经过的这个瘦硬茆梁衬得像射过的一道光线。接亲的队列自是乱了，但仍强装叫喊：“大天白日抢劫吗，这可是鸡公寨柳掌柜家的！”

拦道者听了，脸上露出笑容来，几乎是很潇洒地坐下，脱下鞋倒其中的垫脚沙石了，有一个便以手做小动作向接亲人招呼，食指一勾一勾地说：“过来，过来呀，让我听听柳家的派头有多大的？”

接亲的人没有过去，却还在说：“鸡公寨的八条沟都是柳家的，掌柜的小舅子在州城有官坐的，今日柳家少爷成亲，大爷们是不是也去坐坐席面啊！”

那人说：“柳家是大掌柜那就好了，我们没工夫去坐席，可想这

一点嫁妆柳家是不稀罕的吧?!”

后生们彻底是慌了，他们拿眼睛睃视四周，崩梁之外，坡陡岩仄，下意识地摸摸脑袋，将背负的箱、柜、被褥、枕头都放下来，准备作鸟兽散了。麻脸的陪娘却是勇敢的女流，立即抓掉了头上的野花，一把土抹了脏脸，走过去跪下了：“大爷，这枚戒指全是赤金，送给大爷，大爷抬开腿放我们过去吧!”

陪娘伸着右手的中指，中指上有闪光的金属。

那人就走过来欲卸下戒指，但一扭头。正是藏在五魁背后的新娘探出头来瞧陪娘的戒指，四目对视，新娘自然是低眼缩伏在了五魁的背后，那人就笑了。

陪娘说：“大爷，这可是一两重的真货，嫁妆并不值钱，只求图个吉祥。”

那人说：“可惜了，可惜了!”

陪娘说：“只要大爷放过我们，这点小意思，权当让大爷们喝杯水酒了!”

那人却说：“这么好的雌儿倒让柳家的消用，有钱就可以有好女人吗?你家少爷能，我们白凤寨也是能的。”遂扭转头去对散坐的同伙说，“瞧见那雌儿了吗?好个人材，与其让做财东婆真不如做了咱们的压寨夫人哩!”

同伙在这一时里都兴奋得跳起来。

陪娘立即站起：“这使不得，这使不得!”双手挥舞，似要抵挡了。那人抽刀来扫，一道白光在陪娘的面前闪过，便见一件东西飞起来，陪娘定睛看时，东西已被贼人接住，是半截指头和指头上的戒指，才发现自己中指已失，齐楞楞一个白碴，就昏死地上了。

那人叫道：“都听着，这新娘还是新娘，但已是我们的压寨夫人!柳家是大掌柜，他少不得被我们抄家杀头，这女人与其做少奶奶短命倒不如做压寨夫人长长久久!”

五魁不待那人说完，拧身就往来路跑，跑到一块大石后，拐脚

钻入一块茅草地，不顾一切地往崩沟窜去，已经吓得木呆呆的新娘这一刻里双脚双手只搂着五魁如缠树藤蔓。慌不择路的五魁不住地要耸耸身子，将越背越下沉的女人在耸中向上挪送，每一耸就摔下一把汗豆子，再后就双手反搂在后，勒紧了女人的腰，说：“我要滚了！”已是刺猬一般从一个斜坎滚下去，荆棘茅草就碾平了一道。滚到坎下，前面就是一条河了，河面上架一棵朽柳树的桥，深水旋着无数的涡儿，看去如一排排铆钉。五魁仰头往山上，看不到崩梁，却想，若立即踏桥过河，山崩上必是能看得见的了，就用嘴努努左侧的一处鹰嘴窝岩，说：“那里有一个洞的，藏在那里鬼也寻不着了！”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还倒在草窝里，女人的双手还勒着自己脖子，女人的双脚也弯过来绞住了自己的腰，五魁就驮着女人拱身要站起来，但几次拱不起。女人终于说：“让我下来！”一句话使惊魂失魄的五魁知道现在是安全地带了，便庆幸起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同时松弛了的脑袋里闪动了许多思绪，啊啊，一个菩萨般的女人现在与自己是很亲近的了！且不说她到了柳家做少奶奶是五魁不能正眼看的，即使她还在苟子坪做女儿，比五魁更魁伟的也更有钱的男人能挨着她一个指头吗？而如今她手脚纠缠地在自己身上合二为一，她是把一切的一切都依赖着他了！他看见了在自己下巴下十指交叉着的白手有一处流着血，就后悔滚坡下来的时候没有保护得了被荆棘的划撕，那一只脚上，绣花的红鞋也快要掉了，如果真要被树枝刮走了，一个女人赤着一只脚，女人的难堪会使自己怎样的负疚呢？他腾出一只手来，将她的小鞋穿好，这一动作蛮有心劲，浑身的血管就汩汩跳，但表现得似乎毫无别的心思的样子。女人竟也如小孩一样并不配合，软软的，让他穿了许多。

女人说：“五魁，你救了我，你行好哩！”

这样的一句话，使五魁无限的激动，一拱身就站起来了：“土匪我见得多了，跑得过我的他娘还没生下哩！”

五魁想，躲在鹰嘴窝岩下只要熬过一时，土匪就会寻不到他们

而离去，那么，驮着女人过了那个桥面，再顺沟下行二十里，再绕上鸡公寨，天擦黑是可以将新娘背驮到柳家的。对于这一场抢劫，于五魁实在不是灾祸，原本想多背驮女人的想法竟成现实，五魁对土匪是不恨的，倒觉得土匪与自己有一种默契似的。

“王嫂她不知怎么啦？”背上的女人突然说。

“不知怎么啦？”五魁也说，为女人的善良叹息了。土匪用刀削掉了陪娘的指头，他是看见了，他可惜这个陪娘，却又怨恨为什么要送给土匪金戒指呢？如果土匪发现走失了新娘，会不会就又抢走了这个麻脸断指的黄皮婆呢？“这都是那些崽子的罪！”五魁骂起抬嫁妆的后生们，呸，口大气粗，遇事精松，要不是他五魁及早逃走，这女人今日晚上不就沦为土匪的床上用品了吗！

“只要你好，”五魁说，“我会把你囫囵接到柳家的。”

土匪是可能抢走了所有的嫁妆，也可能杀死一些人的，这消息会传到柳家，柳家一定在为新娘担心了，或许他们痛哭嚎叫，或许组织人马去白风寨要人，或许绝望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五魁背驮着新娘安全无恙地出现了，柳家于惊喜之余如何感念他啊？是的，五魁的举动并不是建立在柳家的是否感念，只要求得新娘对自己的记忆，再退一步，即使新娘此后再不记忆这事，他五魁完成了他对于一个美丽女人的保护，五魁就是很英雄很得意的人了！

已经到了鹰嘴窝岩下，五魁还是没有放下女人。他说他不累，有什么累呢，百五十斤的劈柴捆，他会从四十里外高山上一气背回来的，一搂粗的碌碡也能搬得起来，“我行的！”他说得很豪迈，甚至背驮着女人往上跳了一下，但是，他突然跌在地上，女人也摔在一丈开外了。五魁顿时羞愧满面，抬头就看女人，却看到的是三个提刀的土匪，明白了刚才的跌倒并不是他的无能，是土匪的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腿内弯的。

五魁扑过去把女人罩在了身下。

土匪嘿嘿地笑了：“小子你好腿功！”

五魁说：“你们不要抢她，她怎么能嫁给一个土匪呢？！你们捆了我去吧！”

土匪一脚把五魁踢倒了，却用手拍拍他的脸：“养活你个吃口货吗？”

五魁就势抓了匪手又扑过来，土匪再踢开去，五魁已流血满面，还是扑过来。土匪说：“是个死缠头！”举刀就砍下去。女人叫道：“不要杀他，我跟你们走是了！”落下来的刀一翻，刀背砸在五魁的长颈上，五魁就死一般地昏过去了。

死里逃生的接嫁人抬背着完整无损的嫁妆到了柳家，但接亲没能接回新娘，蜂拥在柳家门前鸣放着三千头的鞭炮的众人，便立即放下挑竿，用脚把炮捻踩灭。柳掌柜怀里的水烟袋惊落在地，肥胖的稀落着头发的柳太太一声不响地从八仙桌上软溜下去，被人折腾了半日方才缓醒。那个少爷，戴着红花的新郎，倒是哈哈大笑而使众人目瞪口呆，笑声就很凄惨，很恐怖，慌得旁人拿不出什么言语去劝慰，正要附和着他的笑也笑上一笑，少爷却把一位垂手伺立的接亲人一个耳刮接一个耳刮扇起来。柳家门里门外，顿时一片静寂，等少爷已返回东厢房里，众人还瓷着大气儿不敢出。

柳少爷的发凶理所当然，这位富豪家的孩子，并没有营养过剩的虚胖或贪食零嘴而羸孱不堪，魁伟的身体是鸡公寨最健壮的男人，有钱有力却新妻遭人抢夺，他没有失声痛哭，自然进屋去抄了长杆猎枪，压上了沙弹和铁条，便又搭了高凳去取屋柱上吊着的竹笼。竹笼里存放着平日炸猎狐子和狼的用品，全是以鸡皮将炸药、铁砂和瓷片包裹成的炸弹。这炸弹放在狐狼出没之地，不知引诱了多少野物丧命，现在他脑子里构想着立即领人抄近道去截击土匪，将炸弹布置在他们需要经过的山路上，然后凭一杆猎枪打响，使土匪在爆炸声中丢下属于自己的新娘。但是，就在少爷双手卸下了竹笼从凳子上要下来的时候，凳子的一条腿却断了，少爷一翘起，竹笼掉落，随之身子也跌下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就发生了。